

誰能明白我？

——性文化爭議下的關啟文博士

整理：馮國強先生

相信「男女結合」才是合乎自然之道；相信「家有父母」才能培養出整全人格的孩子——今日，繼續堅持這個簡單的真理，是否已經「好Out」？身為基督徒，不能愛「同性戀」，又不能不愛「同性戀者」，面對後現代的世界，可以如何自處？

性傾向的取態，多年來都令一些同性戀者和基督徒關係緊張：自1995年教會聯同其他社會人士，成功阻止立法局通過性傾向歧視法後，2003年同志團體衝擊天主教總堂、2005年到榆林書店抗議、2007和2008年到明光社請願等行動，都成功地爭取到媒體和公眾的關注——雙方爭持，成了常態。

「我不是天生不在乎的人，我都好在乎別人怎樣看我，我都會很受影響。」長年身陷在香港性文化爭論的浸大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，感慨之餘，於「閱讀雲彩」分享會上，以歌手林子祥一曲「誰能明白我」作引子，與出席朋友分享他的「港式性文化@掙扎路」。

放棄教席讀神學——回應時代

「1986年，在安穩生活和理想間掙扎後，決定放棄那時安穩並有升職前景的教師中產生活，離開香港往英國讀神學，回應時代的挑戰。臨走前就是唱《誰能明白我》這首歌，反映我很多心情和點滴之經歷——很多人離開大學後愈益現實，放棄了夢想，不明白自己為何還在搞信仰思索反省等問題；人生好像很蒼涼。」

「那時其實在工作上已可settle down，但上帝讓我看見，人生要繼續追尋理想，不能只在安舒高床軟枕中過一生，故此在苦苦掙扎後，遠赴風大、雨大

、雪大的英國Aberdeen進修、裝備……」

關啟文口中着緊的時代挑戰，正是指港人在1997年對信仰的挑戰和考驗。他盼望在赴英裝備後，返港與困惑的信徒同行。而這神學和哲學的裝備日子，一恍便是人生中每天苦讀十多小時的七個年頭——直至取得博士學位後，他回港任FES訓練部主任。

兩年FES服侍——學界熱燴

「我在FES服侍了兩年多，那時的大學生還熱血——辦了一系列七次的護教講座和神學課程，人數非但不少且相當投入，也由此衍生出一個讀書組，凝聚了一群對信仰有掙扎但仍有心的肢體在一起，每月在我家聚會，生命影響生命，如團契般一起在生活中追尋知識和理想。這些肢體中部份人及後繼續進修神學，有些則成為今天香港性文化學會的骨幹。」

動身成立「關色文」——關注色情

這位近年曾被標籤為「道德塔利班」的關博士最為人熟知的是參與創立了「明光社」和「香港性文化學會」。「1994至1995年間，香港出現了一股以劉定堅帶起的色情漫畫風潮，而那時我剛好在FES辦了一個神學課程，當中有兩個Focus Group，一個關心人權，另一個回應色情問題。故此在這小組中聯合一些教會如旺角浸信會，成立了『基督徒關注色情文化聯委會』，至1997年再將這組轉為其後的『明光社』。」

「做了這麼多年，其實也非常疲累——有理想的人一定疲累，但我慢慢學會理想不是靠自己維持的，而是建基在對上帝呼召和理想的回應。另外群體支持也很重要，我慶幸在明光社和香港性文化學會有一班好好的弟兄姊妹。」

1.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



成為「道德塔利班」——我走我路

對於在明光社和香港性文化學會的日子，未知關啟文有一天回望時會有如何感受乃至評價，但荒漠獨行，空谷足音，一步一腳印，其中的沉重卻是顯而易見的。「我這個人性格上其實本質平和，喜歡與世無爭，故此在公共空間上的爭論其實對我壓力不少。」

「剛開始時面對一些有名學者如吳敏倫博士，我都會感到有些害怕，好一段時間甚至變成煎熬和折磨，但這年半以來，感謝主，我真的漸漸克服了——上帝告訴我要『豁出去』——重要的是為神的名去走這條路，而非為自己。」

「有時候，當我夜半深宵還在研讀這些性文化書籍時，偶爾也會感到悲從中來，然而內心的確有一股催迫的力量，於是路還是繼續走——其實，我不是一開始，就在一如同性戀這些課題上有立場。只是在我反覆思索後真的發覺，某些庸俗的自由主義理論，對性文化的立場實在並不堅實。我現在的立場，是建基於長時間的研究、大量的閱讀和審慎的思辯。」

主內各司其職——同行互勉

歷史每每有其獨特的循環和定律，信仰也有其回應的自由和責任。關啟文在背負自己的十字架中履行自己的任務，仍然懇切盼望歷史可避過再次付出沉重代價。只是這沉重的註腳可有回報的一天？只願衣帶漸寬，終仍不悔。

「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，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，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，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。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，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。」（來12:1-2）

走筆至此，整個「閱讀雲彩」分享會的系列暫告一個段落。但基督徒懷著關心社會的心，作「地上鹽、世上光」的責任仍要繼續——「明光社」如是，之前的各個嘉賓也如是。身為讀者的你，又是否願意在雲彩般的見證人的各個故事和鼓勵中，夢那不可能的夢，打那不可能的仗，完成天國未竟的夢想？

